

达日玛:马头琴陪伴一生

文/李 悅 王新民

和马头琴大师齐·宝力高比肩的达日玛,19岁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头琴。当时马头琴主要流行在内蒙古东部区,而在内蒙古西部的伊克昭盟并不多见。1944年出生于伊克昭盟杭锦旗的达日玛,从小受父亲影响,爱上了音乐。上小学时,跟着海龙喇嘛学会了三弦和四胡。小学毕业考上了伊克昭盟二中。那个时候,他的愿望是好好学习,将来出国留学,回来建设祖国。可是,因家庭变故,他不得不离开学校随父亲到鄂托克旗谋生。那天,他骑着毛驴,看着越来越远的学校,走了一路,哭了一路。

辍学后的达日玛,一边在父亲的小裁缝铺干些杂活,一边练习弹琴,正是音乐改变了他的命运。不久旗里搞文艺汇演,能拉会唱的达日玛一鸣惊人,获得一等奖,旗领导当即就把他招到了新组建的乌兰牧骑。

1959年3月,14岁的达日玛成了乌兰牧骑年龄最小的队员。每年4月底5月初,乌兰牧骑就开始下牧区,整个鄂托克旗方圆几百公里,他们坐着马车,今天到这个嘎查演出,明天又将欢歌笑语送到另一个蒙古包,风餐露宿,长途跋涉,乌兰牧骑的生活是艰苦而快乐的。

“一专多能”是乌兰牧骑对每个队员的要求,达日玛被派到内蒙古歌舞团学习小提琴,这为他日后将小提琴的演奏技法运用到马头琴演奏中奠定了基础。

1963年,乌兰牧骑又派达日玛到内蒙古歌舞团学习马头琴,从此,马头琴便陪伴了他一生。他先后和布仁、钦达格、阿巴干希日布学习传统民间演奏法,后来还和齐·宝力高学过。在这段时间里,达日玛苦学苦练,掌握了马头琴的各种演奏技巧。

1965年,达日玛调到了自治区直属乌兰牧骑,准备参加全国巡演。为了让全国观众欣赏到乌兰牧骑精湛的表演,达日玛练琴练得更刻苦了。每晚夜深人静时,他便背上琴到满都海公园一直练到凌晨两三点钟。就这样,在汇报



达日玛

演出中,达日玛的演出获得满场喝彩,第一个通过了审核。从此,达日玛将这一天定为自己马头琴演奏的纪念日。不久,乌兰牧骑在全国巡演圆满成功,而达日玛的马头琴独奏也成了乌兰牧骑演出中最受欢迎的节目。于是,达日玛萌生了谱写一首马头琴曲的想法。

经过艰辛的努力,一首反映草原牧民生活的马头琴独奏曲《牧民新歌》诞生了。从此,他创作出一首首马头琴曲,曲目中,不仅有反映蒙古族现代生活的《遥远杜伊》《欢乐的牧人》等,还将名曲《祝福》《二泉映月》首次改编成马头琴独奏曲,极大地丰富了马头琴的演奏内容。渐渐地,达日玛以马头琴演奏出了

名,多次赴京参加各种大型活动的演出,达日玛将这一切荣誉都归功于乌兰牧骑,他说:“是乌兰牧骑让我有了学习的机会,锻炼的机会,学会了拉马头琴,学会了写曲子,所以乌兰牧骑就是我的大学。”

传统的马头琴多为琴手就地取材,自制自用,没有特别规定的制作标准,琴箱用硬木作框架,正反面绷上马皮、牛皮或羊皮,琴弦琴弓均为一束马尾绷直而成,演奏时,用马尾弓摩擦马尾弦,发出浑厚悠扬的声音。

随着马头琴演奏走向全国各地,传统材质制作

的马头琴受环境气候的影响,缺陷越来越明显。在演出合奏时,每拉完一曲就得定弦;到南方演出,由于湿度大,马尾弦特别容易断,有时一曲拉完了马尾弦也断完了。所以,每次到外地演出达日玛都是提心吊胆,怎么改变这种状况也成了达日玛的心病。

一次在赴巴基斯坦访问演出中,他看到当地乐手用一种与马头琴相似的乐器演奏,音色悦耳,用不着经常定弦,再细看琴弦,用的是钢丝弦,顿时让他大受启发。回国后,他立刻与老友齐·宝力高反复探讨,多次实验,最终将马头琴改为钢弦,并使之规范化。改革后的马头琴获得了轻工业部三等奖,内蒙古科技一等奖。

后来,达日玛对这项改革成果又从理论上给予说明,并写出了论文。经过达日玛和众多马头琴艺术家的共同努力,马头琴逐步走上国内和国际更大的舞台。

2001年,达日玛离开了他深爱的乌兰牧骑,退休回到家中。但他并没有闲下来,而是总结40多年的音乐工作经验,对于马头琴的演奏技巧和理论,进行了全面的思考,为马头琴世界化继续贡献力量。

他总结自己的一生做了三件事:一件是编写了规范的马头琴教材;第二

件是用钢弦替换了过去马头琴的马尾弦;第三件是创建了草原女子马头琴部落。

说起草原女子马头琴部落,还得追溯到他退休后办培训班。在办培训班的过程中,他发现女孩子学了马头琴在未来的求职中并没有明显的优势,他苦苦琢磨,突然产生了创办一个女子马头琴演出团的念头,与妻子商量后,得到妻子支持,他们想,如果姑娘们能够一改坐着拉马头琴的传统演奏方式,在舞台上边唱、边跳、边演奏,就能充分展示姑娘们的青春活力。

这种创新性的演奏方式确定后,夫妻二人便分头干了起来,妻子孟根珠岚是舞蹈演员,她负责姑娘们的形体训练,培训她们的表演和歌唱。达日玛负责编创适合演奏的曲子,将马头琴改造成适合站立演奏的样式。整个过程倾注了他们的全部心血,节目排练好后,他们自费为姑娘们定制了各种演出服,接着又带着姑娘们去内蒙古各旅游景点和全国各地巡演,每到一地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。

2008年,达日玛接到蒙古国首届世界马头琴艺术节的邀请函。姑娘们第一次走出国门,在艺术节上举办了近两个小时的专场音乐会。姑娘们边唱边跳边拉琴的演出形式,充分展现了青春活力,令各国观众倾倒。

为了让姑娘们得到更好的发展,达日玛夫妇经过认真考虑,决定把草原女子马头琴部落整体交给内蒙古青年艺术团。成为艺术团的正式成员,姑娘们有了更好的前途,让达日玛夫妇倍感欣慰。

2020年3月19日,马头琴大师达日玛因病逝世,他的一生与马头琴相伴,他的琴声将永远回响在祖国大地上。

(内蒙古老作家、艺术家口述史记录工程)



60多年前永乐宫壁画大搬迁

文/新华社记者 刘翔霄

在今天的山西南端、黄河北岸,坐落着元代建筑与壁画交相辉映的“国保”(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)——永乐宫。这处建于元早期的著名道教宫观有4座气势恢宏的殿宇,堪称中国元代官式建筑的典范,各处殿宇四壁上还绘有无与伦比的精美壁画,总面积达1000余平方米,被誉为中华艺术的瑰宝。
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,60多年前,连同它的整体建筑和巨幅壁画在内,永乐宫曾经历过一场世所罕见的“乾坤大挪移”。

1956年,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,决定修建三门峡水库。由于永乐宫原址恰好位于水库的计划淹没区内,国务院特批对永乐宫进行迁移保护。

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,在中国史无前例。永乐宫壁画保护研究院工作人员张青告诉记者,建筑的搬迁还相对容易实现,但壁画的揭取当时在我国无先例可循。况且,永乐宫壁画当时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,粘力大减。“泥皮土墙一碰就碎,一时间难倒众人”。

壁画搬迁之初,两位“洋专家”被请来了。他们根据西方经验,提出将化学药品注射进墙体,软化壁画后再进行揭取。但是这种办法对泥皮土墙的永乐宫壁画是否安全有效?“洋专家”并没有十足的把握。不仅如此,他们还提出了数百万元的高额费用。

“当时,我国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,永乐宫搬迁的全部预算额都没有‘洋专家’提出的这一项价格高。”“山西古建筑保护第一人”柴泽俊时任永乐宫迁建工程施工组组长,他在生前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,“洋专家”请不起,我国“土专家”决心自力更生。

鉴于各殿墙壁几乎全部是作画之处,每面墙壁都由数十平方米的壁画连接成一体,如果整壁揭取,面积太大,必然导致壁画的破碎。经过周密研究,人们确定了完整的永乐宫搬迁方案,即临摹、揭取和修复三步方案。

为了保护壁画、不触碰壁画,永乐宫壁画的临摹就用了将近1年时间。

从1959年3月至1960年6月底,人们开始对壁画进行揭取、包装和搬运,并对宫殿建筑进行编号、拆除,将它们运送到25公里以外的新址处。

据柴泽俊生前回忆:人们先要避开画面的精细部分,在尽量不损伤画面的地方,把壁画分割成2平方米到6平方米大小不等的画块。然后预制与画块相等的木板,在木板下端安装角铁。木板靠近画面一侧,根据墙面的凸凹不平,用旧棉花和拷贝纸加以铺垫,依附于画面上,即行揭取。揭取下来的壁画,四周用木板装订,背面木框压牢,形成一个木箱,空隙部分用棉花填充压实,并标上编号。箱子特意做成了上下可通风式,以防止壁画受潮。

为防止壁画在路上受颠簸遭损坏,柴泽俊拉上手推车,在壁画的必经之路上先后做了4次试验。“推着车稳稳地走,去一趟下来要用7个小时,今天去了明天再回来。”最终,他摸索出了将轮胎气压降低、车速减慢,才能使震动减到最小的经验。后来,人们使用汽车前后运了400多趟,才将壁画安全送达。

从1962年下半年起,人们又耗时将近4年,才完成全部壁画的加固和复原。而整个壁画的揭取、复原共计花费30多万元。经过专家和操作工人的协同努力,不仅使珍贵的元代建筑和壁画得以完整保存,更是为国家节约出了一笔巨大的开支。

永乐宫搬迁开创了中国壁画整体搬迁的先河,并创下了多个之“最”。“搬迁壁画面积最大,达1005.68平方米,留存手写资料最多,有20000余页。搬迁建筑占地约15公顷,搬迁建筑构件重达10吨,而项目骨干人员年纪较轻,平均不到30岁。”张青说。